

對一群劇場設計新人的期待

Best Wishes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Theatre Designers in Taiwan

陳正熙

Cheng-Hsi CHEN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

44-45

1999年6月，我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個讓多少旅人流連忘返的中世紀古城，參觀主題為「我們的世界 — 世界、國家、個人（Our Common World — The World, Nations, Individuals）」的PQ '99（Prague Quadrennial 99布拉格四年展）¹，看到了來自全世界劇場設計代表作品，許多新建的或改建的劇場計畫，和各國劇場設計科系學生充滿多元創意的作品，深受震撼，也對於在這樣一個劇場盛會中，台灣劇場設計工作者的缺席有些遺憾，尤其是看到來自各國年輕設計者（學生），在各個設計領域中所展現的企圖心與創作力，更讓人為台灣劇場界裡的年輕學子們憂心，他們是否會在國際競爭的場域中落後了。

台灣的年輕設計工作者在其他領域中的表現，確實已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成就，如最近的一則報導指出，在國際工業設計的幾個重要比賽中，如德國的iF工業設計大賽、Red Dot Award，日本的G-Mark設計大賽，台灣的設計團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台灣年輕服裝設計師，也逐漸能夠在流行時尚的領域獲得國際的認

可，無論從經濟產業轉型的角度或者文化多元風貌的觀點看，這些發展趨勢都是台灣未來值得我們繼續關注，並且投入更多資源努力的方向。

在劇場設計的領域中，經過國內一群劇場設計者的努力，台灣終於在2003年加入了PQ的行列，同時有專業設計成就的國家館和學生作品組成的學生館參展，並且一鳴驚人，在國家館的競賽獲得銀牌獎的肯定，將台灣的劇場設計一舉放在與世界其他國家同等的高度上。在學生展的部分，或許是因為第一次參展，無論就作品的數量與品質而言，都還無法完全掌握PQ專門規劃給學生作品的用意，也就是表現出可能比專業設計師更大膽、更無限制的設計創意，設計的成熟或完整與否則在其次，但可以跨出第一步，對台灣劇場界與劇場教育界，都還是深具意義的。²

4年之後，PQ '07即將在今年6月間舉行，這次的展覽主題就是「主題（Theme）」，由各國依據自己的文化及劇場特色設計展覽主題，以共同呈現劇場設計世界的多彩全景，學生展的部分，則分別以古希臘著名喜劇《鳥》

（劇作家亞里斯多芬尼斯）及自由主題兩個部分規劃，由各國自行規劃甄選代表作品參展。

台灣館在國家展的部分仍在規劃，學生館的部分則剛於2006年末舉辦了作品的複選，分別在《鳥》和自由主題各選出了7及11件作品，將在今年4月份假台北市立美術館行前預展之後，6月份赴捷克布拉格參加PQ07。

有了2003年的經驗，2007年的台灣學生作品，不僅參加甄選的作品數量大增，入選的作品在品質上也有相當程度的進步，甚至有幾個仍具學生身分，但實際上已經在參與專業劇場製作的年輕設計者，他們的作品更是明顯地較為突出。

筆者此次參與代表作品的複選（也就是決選）工作，在評選的過程中，除了欣賞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和參加的學生們交換對作品的意見。從這過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問題，可能值得進一步思考。

以《鳥》為主題的部分，大多數設計者對於這個古希臘悲劇的理解比較直接而單向，不太能掌握原作者亞里斯多芬尼斯在這樣一個以所謂理想對照現實的劇



Best Wishes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Theatre Designers in Taiwan

本中，所要表現的反諷（irony）和他對人性與體制的批判。因此，或者以巨大的鳥籠象徵劇中最最終成立的獨裁體制，或者將天上的鳥國與現實的台灣社會作一對一的類比，直接將場景設定在混亂的台灣街頭，因此少了辯證的趣味。

另外，有幾個設計者對於設計元素的運用，在意義範圍（context）的界定上，有過於隨意而形成扭曲的狀況：將埃及宗教信仰的造型與色彩，作為空中鳥國的設計主軸，卻沒有考量到兩個各自發展的古文明（埃及與古希臘），在視覺習慣與文化認知上的差異；以納粹的卍字符號代表獨裁統治者，在表面上看來並無疑義，卻忽略了在西方近代文明中，卍所代表的更為複雜、更多矛盾的意義，將它與台灣民間道士、符咒的意象並置，更不是所謂後現代的拼貼手法所能說明，而可能需要更多的解釋，兩者又如何書寫一個古希臘喜劇，也需要設計者更多的思考。

在自由主題的部分，多是針對特定劇本（易卜生的《皮爾金特Peer Gynt》、惹內的《女僕The Maid》）、國內的劇場或舞蹈製

作（綠光劇團、台北越界舞團、野墨坊、台北藝術大學、莎妹劇團），只有一個作品以特定人物（花木蘭）為主題，一個作品以個人意念為素材發想，素材的選擇比《鳥》多元，整體的表現也較為出色。但也有幾個可以再多作考量的問題，例如以電腦燈為主要媒介的設計，太過強調電腦燈本身的技術特性，卻忽略了燈光設計與題材的關連，或者在媒材或形式的選擇上太過強調特異，而忽略了設計最基本的溝通功能，無法將作品的整體概念有效呈現。

無論作品的理念是否成熟或整體完成度如何，這些年輕設計者都能夠非常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設計理念，對於各種設計元素的運用，也都有自己獨特成立的看法，在劇場設計的領域中，他們確實是非常有潛力的一群生力軍。對於獲選代表台灣參加PQ07的學生們，我們除了祝福他們在國際舞台上可以和來自全世界各國的年輕劇場工作者，有更多、更深刻的接觸交流，可以得到更多的刺激，未來可以早一天在台灣劇場的版圖印刻上他們自己的名字。

■注釋

- 筆者在《美育》88年8月號的《中世紀傳說之外的布拉格 — 關於PQ99的一些記錄與想法》，描述了這次難得的經驗，也對劇場設計的審美意義與價值，提出了一些個人的省思和問題。
- 筆者在《表演藝術雜誌》2003年6月號126期《這四年一次的劇場大事！中華技術劇場協會參與捷克國際劇場設計PQ大展之行前預展談起》，從展場設計到展品內容的討論，延伸到對國內劇場設計及技術執行問題的討論。